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七七冊目錄

文學類



瑣談

墨餘錄四卷	清	毛祥麟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七	〇〇一
游梁瑣記一卷	清	黃軒祖撰	說庫	〇七七	〇七一
庸齋筆記六卷	清	薛福成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七	〇八一
京塵雜錄四卷	清	楊懋建撰	筆記續說	〇七七	一五一
香飲樓賓談二卷	清	陸長春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七	一八七
蟲鳴漫錄二卷	清	采衡子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七	二一一
此中人語六卷	清	程趾祥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七	二四七
金壺七墨十九卷	清	黃鈞宰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七	二七五
蜨階外史四卷	清	不著撰人	筆記小說	〇七七	三七三

書牘

白石樵真稿——尺牘四卷	明	陳繼儒撰	眉中公圖	〇七七	四〇三
小倉山房尺牘十卷牘外餘言一卷	清	袁枚撰	隨園	〇七七	五一
晚香書札二卷	清	潘道根撰	峭帆樓台	〇七七	五六五
苔岑尺牘一卷附傳、景紫堂全書目	清	夏忻撰	景紫堂	〇七七	六二九
邵亭函札稿一卷	清	莫友芝等撰	獨山莫氏中圖	〇七七	六四三
端敏公集函牘二卷首二卷	清	袁甲三撰	袁氏家集	〇七七	六五七
胡文忠公書牘一卷	清	胡林翼撰	胡氏中研所	〇七七	七〇三
文誠公函牘二卷	清	袁保恒撰	袁氏家集	〇七七	七一三



墨餘錄

清毛祥麟著

墨餘錄

墨餘錄提要

墨餘錄清毛君祥麟所著毛君幼而向學經史子集外稗
編野乘無不博觀偏覽逮宦遊跡里適遭洪楊之劫接時
感事目擊心傷乃以身之所歷耳之所聞筆而成此太平
垂成之敗因治中興之烈李文忠平蘇之戰績小金子亂
泥之淵源言之如數家珍他如柏俊一案為清代科場大
獄原原本本論斷不徒阿筆孀妹奇遇雖本過墟錄而敘
述處妙有剪裁其餘鄉邦文獻泥漬佚聞靡不羅輯甄錄
即論處論醫本其素長尤多獨到之言同時齊氏有見聞
隨筆之刊雅俗蓋相去霄壤矣

自序

余少承庭訓成童就傅即知向學自經史書前賢詩文集外諸如虞初所掌傳編載紀亦
嘗棄國助觀摩繼因善病多間斷弗克卒業然自報業以至於今又未嘗一日不觀書今且
垂垂老矣編雜古有三不朽言與功德並稱我人生當盛世上之既未克志道據德分聖賢
之席次亦不著名朝藉為國家建非常之功幸曾讀書解文義異於土木形骸而仍不克以
言自見將所謂生無益於時歿無聞於後者有志之士宜何如感奮也雖然裁衣者必相體
行遠者必計程言獨可以淺見識是故訓纂之言經生事也非所學志傳之言史臣筆也非
所職古文品高處難企及詞令體難報於俯就若夫詩以言志賦列九能私心固嘗好之而
又恐風雲月露機切逼人即不然而稽古作家林立豈遽許列附庸下此令甲所垂則惟志
科名者或有取焉以僅散材實不暇及且世之攻此者亦多矣乃竭其精能適供覆瓿燒薪
之用也抑何憊也然則即以言論亦必審夫力之所及與夫分之所宜然後坦然出之而庶
可無歎今大小說九百疇自西京其製通雅俗互壯諧雖於藝文無當而自典章法度迄於
動植飛潛曲狀幽陰旁通術藝諸凡人事之短長世變之大小無不載亦無不宜其或筆削
奸諛發揮忠節言情紀事秩然有經蓋淺之而僅為說部者深之又具有史裁因嘗自審余

自序

苟欲以言見斯誠心好而願學焉惟昔宦游越中未幾以疾歸繼又時方多故仕志漸灰而
我竟自道先士寅後越感豐之榮且暨庚申年西曆經兵燹故余亦數遷其家船唇馬足耗
盡壯心近雖復覩昇平而歲華已邁志趣愈恬惟當畫長飯飽絕詩讀畫之餘苦無所事因
輒就未乾之硯撥舊聞徵近事俛辭異說匪意橫發蕭蕭隨變難施積久成編釐為一
十六卷以其餘墨所成即曰墨餘錄是滬人宜多滬事類惟寇亂因屢言之至凡殊俗奇
製之登亦以海舶所湊聞見較多且審故得索為家言和哂塊然寂寞無聊閒話惟於豆棚
瓜架間新野老之聽焉耳宜遠擬以問世然而情之所寄蔽帝亦珍矧當故文治光昭譬若
鳳翔牛仍鶴唳九皋既各出其和聲逸響鳴咸一時矣而下及候蟲時鳥亦復自為鳴躍可
已不已者大非為化機元氣所鼓動於天而弗及知乎是錄之成殆無以異則固不必計其
鳴之善否而始出矣將聞錄我友兩蒼朱君又以書來勸錄其略曰文至司馬子長韓退之
柳子厚蘇子瞻至矣遠史粉澤大猷而書封禪傳倉公又未嘗不元黃律說若韓柳之巧者
梓人毛穎傳捕蛇說等或有所寄託或出以游戲要皆不拘常格而東坡志林尤挂人口此
正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君之餘墨實與相近我將使剞劂以來竟其事幸無卑紀事者
必衷於是亦無小善謬言能見其大云余既得書意愈決遂以其副受手民不特取便於有

恒之正也亦以見區區之心初不願與草木同腐則雖得編散紀無足觀摩將共為覆瓿燒
 薪之用而志猶可取博雅君子或終憫其愚而有以諒之歟
 同治庚午仲春上海對山毛祥麟自識

星餘錄

自序

二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一目錄

姊妹珠通

九老會

華十五傳

兔異

亞美利加小島

田史傳

屋墜地震

籤驗

聖治丸方論

褚復生

測字奇驗

夢應

雪兒

燈市

楊兒挖目

乩仙受欺

尊稱

醒睡先生

席某返魂

石埭

吳行鎮

好奇售偽

順天戊午科場案

還山圖

海濱問字圖記

慶武將軍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一目錄終

星餘錄

卷一目錄

對山書屋星餘錄卷二目錄

梨雲堂

奕簪

士寅避寇小志

記癸丑滬臨時事

溫林氏

姚索

楠木棺

戶捐

湯念齋

某公子

平原閣詩記

鐵燈

嚴氏五碑

錢子墳

萬鍾

鮑老國

陶趙易子

詩佐

與袁綺香談醫

冊歸記

嘉定朱氏竹刻記

某先達

加廣學額

蒲色仙

傅善祥

九妹

趙碧娘

卷二目錄

古墓

黃道婆祠

巫覡

小毛虫

說夢二則

寶塔二則

周立五

廟刀滴血

雷破邪法

避禍遇禍

李紹熙

金銀鑲

廟園記

王陸彥

消微

均田

吳農部

熊督學

科試軋斃

陸文定兩木主

華邑兩命案

黃葵初

陳眉公

黑白傳

雙真記

教子升天杯

南花小史

羣芳榜

卷二目錄

館師念舊	范文石	塘屬朱姓	呂州判女	葛將軍	迷祠	顧玉川	駱學院	方守捐田助役判	李中梓	玉蟹橋	北城觀西戲記	墨林錄	卷二目錄	三
------	-----	------	------	-----	----	-----	-----	---------	-----	-----	--------	-----	------	---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二目錄終

南梅生	程序伯零墨摘存	蔡蘭說	沈君烈	伊密之	弱庵夢應記	乘毓美	石煙	邑厲壇	河豚毒人	五龍將軍	汪怡	奸商通盜	解穰之驗	淫祠	露香園顧繡	石洞繡鞋	臘氏故墟	一夢三十年	朱冠	大宜公遺事	風月談資	九峯結服	夢經去來	雷擊公廨	江寧古碑	漕倉古井	墨林錄	卷三目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三目錄

再世善緣	三卷志畧	語藏	懶床	吐火神龜	董文敏淫乳	西醫	契丹二寶	記許靜山夢異	虹橋相遇	大橋	包立生	蒙古狀元	判訟客金	墨林錄	卷三目錄	豫園	災者	洋商租地	白氣異星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三目錄終
------	------	----	----	------	-------	----	------	--------	------	----	-----	------	------	-----	------	----	----	------	------	--------------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四目錄	楚才紀威	筮建百步橋	雷震東門	鷄翔生木	戒烟良方	狐仙驅賊	樞星門夜鳴	墓穴前定	大雪	陳種楠	海鳥占風	摘錄乘極筆記	五色蛇	潘襄	上邑城隍神記	地耗	風水感人	志局摘錄	閔望	真人驅假鬼	收仙尸	彌勒教	顧鶴鳴	唐曹驥	王紹周	彭永元	潘九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覺魚
楊某
孔生
西蘭島珠
倪凝
華爾
張阿寶
錢唐一葉清
異鳥
無芒蝦
掘藏
眠雲山人
鄧尉觀梅
滋養泉
土產
韓佩華飲母尸記
金唱
瞿松壽傳
滬城大藥局災
甲子冬蘭赴金陵書見
徐何辨症
夢譚盡理
趙枚
錢鶴皋
匠工壓腦
屠畫涉訟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四目錄終

墨餘錄卷一
對山書屋原著

孀妹遇

明末廬山劉氏世業儒。家雖落。名植也。兄弟守田廬。伯曰春虞。邑諸生。品行修飾。仲曰學周。時疫路者利。不務恒業。有妹曰三秀。慧而豐。生時母夢紫氣繞室。醒有異香。六歲母死。父教之讀。過目輒了。從事作僮。秀遠獨他。時里有黃亮功者。居任陽之大橋。素饒於財。亮更善。奇。索預間。吳中水旱頻仍。物價騰貴。指之曰。吾家富。亮親溫厚。而中多機詐。蓄資鉅萬。即嫁亮。若寒士。年適二十。始議取。則喪夫而挾資者。父曰。亮也。里多諸婚者。何必是。亮曰。我以車往。彼以賄還。遂娶焉。婦姓陳。喜操持。勤紡織。相夫二十年。其業因之愈熾。亮素聞三秀之美。適陳病瘵。乃挾郁某為媒。曰。果字我。聘儀惟命。冰上人亦富厚。報耳。郁乃商之對仲。仲曰。吾兄。事不諧。若能以二百金為聘。四十金酬我。我當曲為成之。亮如命。仲遂來問言於伯曰。妹年十四矣。凡求婚者。卜咸不合意。良緣或自有在。頃郁某來云。大橋黃氏。擁資百萬。宅第連雲。婢僕數十輩。現以妻偶之內助。欲為我妹議婚。弟思此事得成。妹終身可以無慮。伯默然。頃之仲復言曰。事固有不可執者。慮我母。猶留時。執妹手。顧父及我兄。言曰。此女吾所定。他日務嫁家之。裕於我者。無與寒士。酸。乃能有幾人。自奮為妻。孀者。但願其安享朝夕。不至碌碌井臼旁。我目瞑矣。其言猶歷歷在耳。若今黃氏之富。雖倍盈。倉庾如櫛。母若在。必語無疑矣。伯頓作色曰。汝何言。我家雖貧。固儒也。豈貪富厚。而以妹為賈人妻者。且彼之先陳氏。姑也。本姓王。以背主而易為覓。居是之石。漁乃祖名元甫。復歸廬家。塘市。元母為某宦乳媪。宦有田三千畝。在廬。以嫗故。妻元課。元自正。搗外復姓其十之三。詭言農。久積久而成小康。乃父洪。尤山暴。嘗悅一佃女。乃假佃以金。初不責償。越三年。權之。遂攫其女為妾。不久愛他。將轉鬻女。聞而。時某宦已死。子弟皆飢。不問生。田皆分。裂。授他姓。洪欺宦無主。吞匿其半。自是大營宅地。居焉。為鄉里富人。某里之衣冠士。未嘗與之接也。今亮之為人。固稍敏。然計升斗。權子母。外刺園。亦足稱貴。之。子且妹年十四。彼已四十餘年。既不相若。門戶又不相當。何可婚。予仲知言不能入。事遂寢。無何。伯暮遊山左。至維揚。見孀婦者。絡繹詢其故。緣訛傳朝命。有中使至江浙。採民女。以充掖庭耳。乃寄書於仲曰。此信至。是亦必驚。是訛言。萬不可信。悽妹終身事。仲得書。喜曰。四十金。人我。豈矣。因招郁曰。前議可成。然宜速為擇吉。遂復書於伯曰。兄書未至。事已傳通。固不擇人而婚。嫁者。不下數百家。司里。恐臨期不允。應命。預備烟戶。欲將妹之年。號登。

冊不得已仍請黃請矣此書作合非由人謀幸勿以為弟罪伯得書撫膺頓足復作書讓仲書未至而婦已成婚之夕亮忽患惡夢草草成禮願見時木主無故倒地家人咸疑不祥適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我掌上珠也因名珍珍時有熊耳山人者善推五行言多奇中過海虞山劉延至家使推珍命山人曰是命能富貴其夫一生無憂運劉喜乃以乙丑年推山人沉吟久之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子坐台垣有執戟玉象氣象卿林婦安得有是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即貴已而推亮則傷首曰此如病婦人餐香滋味雖外滿前而欲吹不得喉使腰十萬亦難享用一錢也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子爾時舉座固然咸笑其妄然劉以星家言每為神驗慮有張猛者為劉乳媪暮而無子依於劉對書私與語曰我老半百只一女猶兀兀然朝夕待養難免不恩身後倚託者誰也將若何婦曰俗有先取他姓子養為己兆而引之者往往如所願蓋試之劉點奈時劉伯兄有子三季曰金印始受諸溫文俊雅劉愛之欲撫為養子乃言於亮亮以劉不敏心細平時為亮籌畫無不中久已奉若神明劉即屬婦其夫亦不放違顏色因曰諾乃治餅連二劉時伯歸里已五六年矣而未嘗一至黃所劉恐其固却也杜遣張猛書大略言妹非社舞就歸此家前事宜姑念兄妹之倫義不可絕今謹薄具杯酌為戚里一申款洽念兄書情

卷一

二

妹來則愈有光不然則是依其賤也妹亦羞顧無地矣伯見書不得已乃偕仲往始與亮相見亮舉手入齋劉謂伯曰珍將就學若無伴金哥來此依我與珍同塾可乎伯曰嬰孩不能離母且徐之仲聞過曰我家七金可來也劉未應而仲即於次日攜子往初劉之為亮謀也以伯品誼為鄉里所重故故格以修好即為後日門戶地仲則其意所心醉者其子亦凡猥不足數而亮見伯落落難合不如仲之易龍路因反惡思之遂留為七性暴戾比長而橫益甚嘗戲珍珍怨白於劉劉健之遂宿之外舍舍亦不令同屏任其去來七乃日逐逐少游虎而翼矣無何劉字珍於直塘錢氏錢籍妻東徙於虞翁年五十餘僅一子美秀而文嘗侍其母出觀競渡鄰船則與珍也兩家通問如里居近接乃各過船款語甚洽錢母歸語翁曰黃氏婦固清麗其女則尤嫻雅淑婉也翁遂請婚劉亦以親見故遂許焉七忽怒言曰父嘗囑我勿游蕩姑將以珍字我也故撫我今乃背約別字將為置我劉聞怒甚連呼七而痛言之且詰以珍字汝何據七無以應因謂仲曰七弟欲我娶婦耳亮直言亦何事乃敢以橫誇突激哉是以百金為七婚娶復置莊房一所令居且以乙之倉田三十畝畀之曰劉產仍歸劉氏願汝守之若蕩廢無入我門矣七好博未通年而田產盡售妻無所依自溺死仲亦忌其無賴也屏棄子七遂寄身博場錢生則游宴厚出資於黃劉愛珍及婿一應衣服之需

盤殮之奉恰極豐美既爾凡生奉父命告歸謀舉業劉慰留不獲始飲饌時七為敗類苦饑寒常仰給於劉一日適遇珍七曰珍姊向問爾幾時招婿慨然前日在藍衫冠方巾者誰耶珍不答又曰姊夫歸矣姊家豈容珍怒遂入及晚珍於寢所覺有異急出呼曰房中似有賊亮率僕婦持挺入搜至床下得一足痛擊之賊大驚視之七也劉急掩以剪棚其股流血盈地縛而閉之室厥明仲聞而至欲投之河劉不可令仲獨於家扉一日仲妻復陰脫之自是七遂欲甘心於黃黃年及周甲而嗜利益甚惟租索通事必親履碌碌城鄉日無刻暇一日晨起持簿書將至劉寢忽獲地家人急扶至寢處日本中而氣絕矣亮死劉痛哭成禮既訖七自外至突入總懷德指呼爭為號泣狀此而呼劉曰娘取新衣來劉曰死者無子安用衣七曰我固子也劉厲聲曰汝自姓劉與黃何涉七曰幼而撫我長而食我田畝界我雖非親生亦是養子今黃之嗣皆外人能獨享此乎劉曰汝今何欲七大言欲分遺產劉怒甚令僕婦之有力者縛諸庭自取白杆痛擊數十曰此我分汝之資也七初出惡言繼以不勝楚號呼求免遂釋之七出且走且誓曰必有以報劉乃其養子人給銀一具戒以每日晚即持此分佈四野倘有所聞當即相應無何果有盜自唐而下劉急令婦啟小門於宅後鳴鉦四處鉦聲齊起盜遂驚遁家人咸相慶劉曰本也乃更焚室之行遂為開穴壁數處中

卷一

三

貯石灰而承以厥車數日後復有盜數十賊奔屋後之水門夜將半各明火執仗斬門而入將及內窺前導者遇坎即陷餘盜知有備方倉皇間壁穴中成束驟飛盡賊目乃各棄械竄燭之落陷者七也賊足斃斃衣包黑面形同鬼魅劉曰我國如此賊所為使天明當鳴之官珍曰鳴官恐傷舅氏心不若賊之劉乃驅使出自是里中無七之跡矣劉連被驚擾心常恐因謂珍曰盜猶可密縱火奈何我當先安死者即非亮於湖湖之祖塋事堪謂惜曰此不可居我將依汝於是先舉什器運至直塘連珍歸以一冊付之曰除汝房中物餘俱在此冊畫末二百餘冊每冊銀二錠須親檢收大小衣箱六十有四各有銀若干櫃三十七或貯銀或貯錢皆有號可稽汝先焚我將踵至也乃僱工百人連運數日既畢劉復僱召鄉里貧戶飲以酒肉盡焚其積年積蓄且開倉庫人給米二斗麥半之棉花五畝穀五升眾羅拜曰夫人施恩獨及我等將何以報劉曰報何故言第有積粟二千餘石諸君能為我運至直塘否眾曰唯唯時直塘賊鄉間富室固被劫每為貧民攘奪劉反得而用之不三日而運已盡時劉本欲即赴直塘視歷連日不宜遽徙三日後乃吉越二日夜將半而難作矣亮是明總成季成據既降滿清既兵南下巡撫阮城所據婦女十餘艘為嘉定鄉民所焚死與逸各半成使有兵舟務獲吳妹以償所欠旋奉命征粵乃囑其弟侍母居松江今麾下某晚兵守之某

卷四

എ

卷一

五

成日者任彼朝朝暮暮耶王問即已滿姬妹請之私謂張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之甚恩
禮亦已備矣無論飲食沃滋等事俱不令缺且又賞給綢緞等物非常異數王尚無子今忽
有此女中亦無寵幸者而獨注意於劉此大福將至時也乃劉尚有不便色者何哉
曰對此何如居妾喜南面坐諸婢僕息聽指揮惟謹今一旦欲其躬履膝下下陳宜
其死而不辭也滿姬會意來問語王遂以金釧花冠一品命服賜之既宣命後低語
劉王今尊禮至此且若順從時劉雖不言而手受冠服顏色甚和滿姬從屏隙中窺知其
意即宣言朝廷定例凡正室不娶而側室有子者奉間後即冊立為妃今服此一品夫人
或尚有貴於此者至夜王以御賜金蓮燈炬導劉入寢劉願獨宿謝天恩王即命
移炬中室王中立劉立其後之左偏倚行九叩禮至寢劉徐卸冠履解衣玉三拜三叩起
王見其大體有淑嫺風喜極無復平時威重是夕劉侍寢次日王賞滿姬錢六十兩
半蘭有男婦三百餘叩賀劉出白金四百兩酌犒之眾皆感悅有貂蟬二陳某劉某係故
明宦者年皆七十餘矣王以二監給劉聽使令劉乃作書飭令貴赴廬山以慰珍曰汝母受
王恩禮此身已不及自持矣特念汝父生前無一語忤我以故覆水之勢雖成而故劍之
恩猶切今為之計莫如訪立本室授以半產贖官祀而歸血食此盡生者之心即死而為之
也

慶賀太后見劉問曰聞某王妻美此其是乎又問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太后曰如二
十許人耳更問何籍及進身始末劉以實對曰不意民間有此婦也日又賜錦緞百端
果八盒黃金四十錠王帶一團時朝廷新開科舉命王監國學錄科試諸劉得偏視諸卷
則其婿錢生與高錢以拔萃生入京肄業因患劉誠不入見劉乃語王曰頃見諸生錢科卷
內有錢姓者沈璧者我婿也王不語及榜發而錢已以經魁獲焉明年復成進士選部曹始
因公詣王第王即延入中堂令劉出見劉服黃錦袍垂紫緋履絳靴青瑤簪翠髻兒靴款
款喜形於色謂錢曰我思珍久近已為之置宅一區汝歸可速娶妻來仲兄現患消渴恐不
能久當偕之還錢遂偕行半塗仲兄護衛歸即揚珍至都劉年四十復生一子當為漢安
車曹蓋女從百餘過珍珍歡喜累日一日謂錢曰我昨夢處故居讀書文卷積几筆苑如黃
氏盛時竟而感我我前以立後囑汝今得之否錢曰黃自塘市遠任陽之大橋三世單傳別
無支派其先自處而竟復自昆而處矣皆無故雖偏訪以求復意竟無應者劉聞恹恹
姑出金錢遣紀綱赴湖為黃修墓追且擬置田供歲祀至則墓木已刊四望平曠野水黃北
城無由別識蓋兵燹之餘已毀其墓為河道矣僕乃封土三堆藉以覆命時珍已舉三子劉
嘆以次甥黃貴侯其長成即於遺址營第奉黃祀珍諾之乃不二年而錢次子死更命其李
李心陽黃亦無嗣劉後安富尊榮又二十年歲時歲已過甲申庚辰矣五孫繼以平老南歸為
述其顛末如此黃金客全圖富貴於錢書鋪中得是事稿本前後百餘草率多謬標面曰過墟
志感首篇即載任滿事後半類日紀而無撰人名近聞紀載重編知曾未輯則直目為過墟
志并有西遊史序然後疏編嚴排板制以年利者僅實新奇一過即已故其為難轉稿本
為約而亦未遑剪截余以其非見聞所習也因持之至劉劉見且曰其為嬌嬌妹過其間雖
僅有數語而無失本真將廣其傳後遂錄入是錄云
兩蒼氏曰隨事安撫經緯井然無拉雜掛漏等病以故頭緒雖繁敘次恰一絲不亂一二
點染處復得事外遙神慘然改觀與舊本迥殊實堪試於香清茶熟時靜讀一遍如龍卿
齋副墨也

九老會

嘉慶九年八月望李味莊觀察見其招邑中耆老飲於著之嘉隆堂座首為凌鶴年百有
四歲次沈文坊百三歲次鄭益山百一歲次全志南九十一歲又次陳照胡文綱喬鳳山陳
叙東桂心堂俱八以上稱為九老觀察設成筵殷勤進爵則皆歡呼暢飲聲達戶外日將
暮李見諸老與酒不盡因曰公等能卜夜乎余曰能乃遂高燒綠蠟重倒金樽珠光與雲

於畫堂中時藝文侍詔所畫山水輒後數百餘字作蠅頭細楷主人曰諸公自必尚能讀書中半字沈曰讀則互相成誦論各書一紙錯一字浮一大白李公大喜各授紙筆內惟凌與陳以不能辭餘皆寫無錯觀者不為嘆賞酒罷時漏已三下而皆無怠容是會也同邑得百壽者三俱豐饒無衰狀真一時盛事凌家與余鄰近聞之先君子云翁身短微髯年逾百歲貌若五十許步履健啖如少時嘗於洛肆遇一人鬚髮皓然出浴時僂僂喘息翁屢扶掖之乃謝曰三代尚齒吾猶有古風若君年壯平殊不如老之若也翁曰長者高壽幾何矣其人曰七十稱古稀僕幸及之耳因亦轉問翁歲有幾翁笑而不答問再三有告者曰此即九老之首凌某也今百五歲矣其人甚慚衆各撫掌有亦為之笑爾云

華十五傳

華十五號孝廉也供其名遠於古學好發奇論而持不傲物詆及前賢并擬當世之微立者或以經義叩則曰汝輩如蟻蟻其足不出戶庭乃欲與鴻鶴談雲漢事耶鄙邑有某某富於文意頗自負而實愚孝廉名以為非華不足與談所學遂授生半傑作而遠焉直華此方起

遂此而出生重置稿於案趨前揖之華瞠目四顧若不知之見頃之僕進孟名而不及華華從容對沐者若無人洗畢即以主稿沐其案主怒不能忍曰某文雖鄙字不當惜耶華撫稿曰正嫌其有字耳若以古歌贈人看水不啻重手生取稿恨恨去其玩世不恭矣自尊大有如此後華遠出鄉里絕音耗者將十年金疑已死一歲又值開禧慶發始傳華捷南宮及魁墨出同學讀其文咸說異曰此果華十五作耶何嘗無生氣也先是華登第書聲稱藉甚有相士見之曰此君頗有挺骨後用太高雖得文名異日恐不免凌歿聞者咸嗤其妄及華以元微之說愈急其不近人情親友不相顧問以致斷斷炊烟華始惶然恐應相士言時有宦越之盛華擬投之忽知就道不計肯履程未半而囊金已盡盡并登衣裝復值嚴寒楊腹行村落間朔風侵骨兼連雨雪路滑危蹙遂陷於淖良久始劃入一古廟僂卧神龕下旋有數弓徑徑入叱曰此我佛地汝輩何耶於此華不語即被搜出囊道旁適有某翁過其處憐而昇歸饒以溫湯日夜始有聲詢為孝廉華因求其結編體亦腰數日從腰處悉清囊底三年病始愈而咳特健每餐能盡飯一盂肉一器又半年軀體頓健迨其昔年因拜翁而謝曰僕受深恩無以為報願悅諸君若某翁遂館於家凡五年始終無間內而婢僕咸稱其德外為鄉人所敬禮以是翁益重之迨過春闈資以多金應禮部試

遂成進士時華已歷諸難平昔英氣之氣鏗除殆盡是故言為心聲宜其大之平易近人也未幾華官縣令歷任十餘載所至有惠政泊歸而宦囊裕矣親舊來問華處狀極幽盡鄉諺又二十年而年開館翁家時嘗有農工入室拍華肩曰先生今飽暖矣頗憶廟中時事否時華起對曰不敢忘偶行隄畔有村童天指曰此圓廟中馬也今儼然為某家師矣華辭亦無愧色云

兩翁氏曰孝廉天分僅高故能力近前無如出兩人後之成進士為今長皆由動心忍性所得否則以餓得終矣余嘗有句云最甘惟礮石奇暖是冰霜在此君似堪書贈至因恃才傲物以致親故不前允可為日空四海者借作虛感也

克異

咸豐癸丑春夏間運河黃河北岸忽生野兔千百成羣初行田野間繼而走街積市無處無之則足昭高其行甚疾村人捕而剖之皆無血遂棄不食尤異至不忍食無一存者或謂從黃河中來乃魚所化耳錄之以俟博物者考定

亞美利加小鳥

海外亞美利加地南北有二皆甚和煦產小鳥名異實大者如中國梅花鳥小則僅若黃蜂

和蜂細聞以金碧光可鑒人聲細如秋蟲而流轉如燕常入人家飛鳴花樹曲欄間或至窗中棲所供瓶花上飲啄自如似春燕者其巢結於樹梢之下羣相孕育當獲卵時任人摩娑無驚意卵小如豆巢甚完好穴戶如指僅容一蛋出入是處地廣人稀而此鳥最盛凡花木叢雜處皆築巢今歐羅巴及花旗人多有取其羽毛作婦女首飾余嘗於英吉利領事處親見其四卷之琥珀小籠中紅翠翠毛文采可愛西人因為余言其出處如此

兩翁氏曰鼠肝蟲臂固是寓言此恰微諸目擊始知前史所載僅僥九寸有是人有是

田史傳

同治乙丑夏友人以南邑南營朱君所撰田史傳一篇示余是傳余雖未之見而嘗得其說於故友周子慈軒周與朱居同里同歲游庠而皆寒士歲時相見每述悲苦一日周語未曰窮愁之冠經我兩人墨舌亦已盡矣古稱歡愉之言難工子固多才其能作一詠當貴文壽考之文為窮指大作開心行否朱笑諾遂有斯作周為評點所謂田史字同貝者蓋折富貴字以言也歲己巳南營以事來過余餘譯及是傳云係外編三種之一尚有怡雲吟館詩古文稿合雜俎墨塵等共若干卷意頗盡失今為沒字碑矣時余適有墨餘

自能賞之母多賢云

卷一

十

卷一

十二

二君為兄弟富貴之客大矣。夫起鴻濤言曰：公休矣。如公言亦大佳。顧念千百萬金在手，晚欲富貴，自取今事定論。公二人固應受上賞，非若夫人皆成信而不疑，則亦無能。且合二人處公門下久，公於僕更未嘗有少恩乎？貴游何在？及事急，獨一書記與一下舍客出，冒險為君立大功者，亦以世人多肉欲，欲令公知，中固奇士。又承賢夫人之教，不敢不力耳。猶幸不辱命。今伊始如僕等者，願明公少加意，則幸矣。無以富貴為也。史聞大愧，悔乃不復有意。而公與予先生皆飲盡醉，史既肅客，即以客言入告夫人。夫人曰：信爾有客如是，固非君所識也。且客將行矣，當盡心於予先生。先生有母，必不借及。且史還客，果遇平先生，方徘徊問史，即前揖曰：客與先生皆人杰，史始識矣。客今雖去，幸先生留僕，即不敢以真士污君。願君尚有母夫人在，欲安之乎？僕起，握史手曰：公言何忍曲中如是？乃居客館如故。史敬禮亦益至。年餘，其母卒，史為營葬，極厚。平乃舉一子託史，遂入青城山。不如所終。自是史安富尊榮者，又十年，適五月初度，上賜予甚厚，升詔公卿，欲為王壽者，皆許。蜀川史子女既與天子為姻家，尚有四子，其一亦為郡馬。一娶郭令公幼孫，一為西平王婿。三女皆配顯倖。是日，麟袍除燔，易床，盤席下，將校皆錦衣執戟，門廷旌旆，堂羅鐘鼓，威儀之盛，無以復加。車馬之聲，百里不絕。及酒闌，史方東燭，檢閱諸屏軸，五采

卷一

十四

燈耀，聞忽聲，歌起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曾幾時，不見至今分水上。年年惟有雁秋飛。此水調歌李端作。明皇幸蜀時，歎為真才子。時通優人，肆其及之。史聞大不恆，乃頗憶青城山道士。問諸夫人，夫人笑曰：君於此事終無如弟。弟領現在之富貴，可耳。後月餘，前道士忽至，容貌如舊。笑曰：祝壽來。君勿罪，別來忽忽。君願念我，大不易。史叩問長生術，道士曰：晚矣。乃出丹丸五十顆，贈史曰：自此歲服一丸，凡盡君亦百歲矣。人苦不自足，使人盡如君神，仙亦不足慕也。予先生與客皆無恙，鳴奇聲言訖，即不見。史自得丸，既富貴，又壽考。以功名終子孫，至金時，傳其居，因藏富貴，金銀氣所結，皆作紺碧色云。唐史曰：富貴之於人，其去矣。史承門陰，席未嘗功，事都假人手，初以金錢易，即挺身潤脂膏。如費三倍，斯已奇矣。忽昨才上，班階郭李下人主一等，其雖客之力，獨非史之福哉。而尤異其得賢夫人為內助也。世不乏王侯將相，要非安坐可致。此富貴富貴矣。而又氣奉王漢武之所難，伏筆百年，則如史者，神仙且慕之矣。史復何慕哉？平先生輩雖才，非於多金亦難成事。因慨世之賢者，流離飽詩書，既仁義而一無憑，猶將快手，自負益信。勢位富貴之不可忽也。有如此難，然史當言富貴自有如所成就，就其本然，不能有一班凡富貴利達時，乃來耳。士當快處時，不貧且賤，無以勵志。於以見二人之為史諒者，不過借以見

長。而其不自取者，非僕視之也。蓋直安於義命矣。客言：賈賈中有奇士，洵然哉。洵然哉。兩蒼氏曰：是金十五年，前舊稿也。自遭寇亂，區區諸墨，皆為冷風，飄為潦雨。此如死成復然矣。原稿尚有浙友洪君子安，聯體序文及同人題評，茲皆佚去。良可惜焉。至傳所由，已得毛文序，持不意區區腐儒，而若存若亡，忽離忽合，茲竟得登梨棗，異於賈賈燒新。是雖緣有前定，或亦由金銀氣旺，藉致筆墨靈長耶。馬齒日增，朽腐未散，附誌數言，備深慨想云。

星墜地震

道光丙午，新秋後數日，夜無半，忽有大風驟起，勢如山崩。地裂時，伯兄也。山崩太姪女侍疾未眠，風起時，適以聞，總傾水。的見紅光一團，其大如盆，赤氣四射。疾若飛，至自北而南，後有流星萬點，隨之以落。其聲如雷。地即大震，室中諸器盡皆傾覆。時聞人喊馬嘶，家家扶老攜幼，閉門奔避。主屋屋宇之坍塌也，唯唯克夜天明始是未如何祥。

籤驗

咸豐癸丑秋，港有會匪之亂。余挈眷出避，居離城三十里之華滋鎮。鎮有城隍神廟，前有三楹，供奉聖像。因偕同人登樓祈問，當得籤語云：花園化謝在春風，富貴窮通一夢中。聚眾

卷一

十五

客金有盡，日到頭，萬事總成空。時方孟冬，或云花謝春風之窮來春似可復城。余謂城陷在秋，恐未盡花開之義。末有成空二字，殆言城空。春為歲首，或者復在春初耳。時吉中丞方調兵進剿，意此小醜可指日殲而逆眾抵死抗拒，相持至甲寅秋，猶然未下。吉公因會同西兵督飭民夫於城外更築圍牆，以斷接濟。賊苦糧盡，乃乘除夜兵勇無備，開城而遁。逆首劉麗川為亂軍所殺，悍賊陳阿林、阿福、潘小鏡等皆逸。官軍於乙卯元旦入城，始知花開花謝者，賊踞城一十八月得度兩春也。第三句正言糧盡末句正應元旦復城籤語之驗，絲毫不爽。

又同治癸亥，余欲延嘉定孝廉童子佩曾蘭課讀兒輩。議未定時，索頭通有岳慶山樵牙牌數書，因姑卜之。數成得生老病死之常理，天高地曠有窮期，人不虛生，斯可矣。之句初以語與事不相涉，且余意慕孝廉品學以故，信而勿疑，不意開塾僅三日，先生竟以微疾卒於余家。始信數由前定，良非偶然。

聖治丸方論

夏令暑熱，蒸濕濁上騰，人在蒸淫熱迫中，或或正氣不足，最易感病。胡南方地卑氣薄，更多中痧吐瀉之症，推其致病之原，或過於貪涼風寒外受，或困於行路暑濕相干，或口腹不